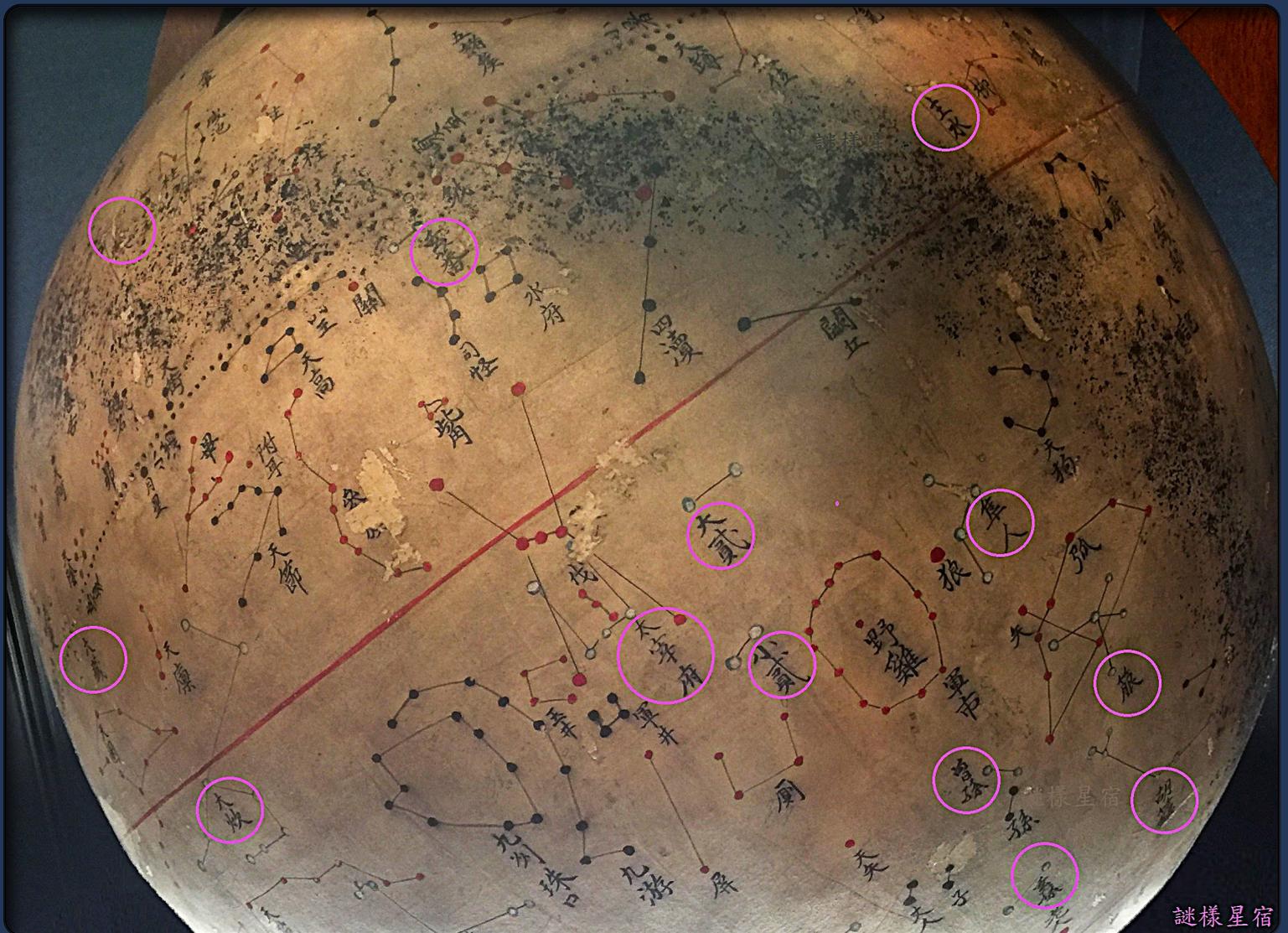




日本特有星座

西洋人喜愛**星座DIY**，東洋竟然也愛？在某些日本古星圖裡，暗藏了頗具日本風格的星名，例如：專門處理怪力亂神的古天文機構「**陰陽寮**」、電影《天地明察》刻意特寫的星官「**御息所**」、還有京都三大祭典中「**葵祭**」的亮點「**齋宮**」也被化為星座。更有趣的是「曾孫」、「玄孫」跟在傳統星官「子」、「孫」之後，形成多代同堂的溫馨畫面，如下圖。是誰用星點連線開創了如此別具特色的格局呢？

文／歐陽亮



澀川春海於西元1697年製作的紙張子製天球儀，在傳統星官之間繪製了日本特有星座，如紫色圓框標示，其中「曾孫」與「玄孫」位於右下角「子」、「孫」、「老人」附近，而左上角之「天鏡」已斑駁不清。影像來源：2025年筆者攝於日本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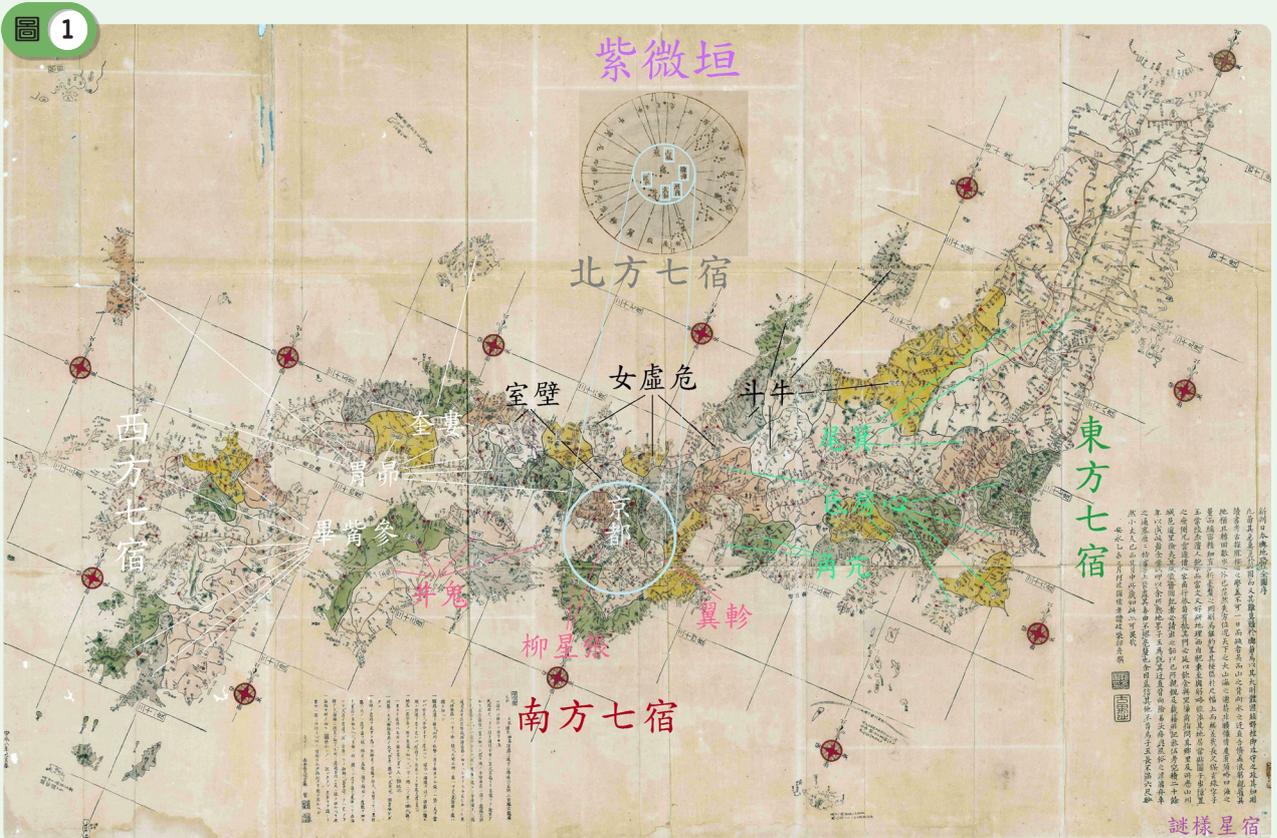
創新由來

原本單純美麗的天文星象，在上古時期加入占卜的思想後，從中原流傳到西夏、越南、朝鮮、琉球與日本等周邊國家，部份遺留下來的星圖，讓我們得以窺見上古星座原始面貌。不過其中想到自創星座的，似乎只有日本。

若觀察早期的日本星圖，例如龜虎古墳、高松塚古墳、格子月進圖等，星官皆與中國相同，只有少許連線略有不同。到了江戶時代中期，出現了幕府御用天文學家澀川春海（日文：渋川春海），他在曆法上的努力，改變了當時依賴元明曆法的態度，而這種自立的精神，也延伸到占星的想法上。

由於星空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澀川春海也許對於占星分野只對應中國而不列入周邊民族感到困惑，並意識到天空異象應為一種提醒或警示，只是沒有人整理出各地區對應關係，於是特意將占星分野從中國地名改為日本古代令制國名，在1677年制定出《天文分野之圖》，以應用於日本。其中紫微垣對應到天皇所在的京都畿內各國（現在的關西地區），從這裡作為中心，再向四個方向劃分其餘地區，如圖1。

只不過，此圖分野不包括北海道，因為當時北海道還處於原住民阿伊努族與日本本土移民相互衝突的時期，有點類似臺灣原住民在明末清初之際與漢人移民的情勢，因此北海道和臺灣一開始都未納入分野。從這裡即可看出，占星分野的「人為」成份有多高。



日本特有的天文分野，將紫微垣與二十八宿分別對應至古代令制國，筆者依《天文瓊統》卷五至卷十二之記載標註於地圖中，其中壹岐、對馬兩島的劃分與《天文分野之圖》不同。底圖來源：1779年出版之「日本輿地路程全圖」，日本國立天文臺三鷹圖書室。紫微垣圖則取自澀川春海《天文分野之圖》右下小圖。

而江戶時代初期正值滿族入主中原，日韓等國有人認為華夏已淪為蠻夷，只剩他們能繼承大明國的文化正統，也許澀川春海就因此反應到星占分野上了？不過，他的原意也許只是想嘗試用方位來對應天與地，因為他還曾加碼列出分野要如何對應到全球，如圖2，這種想法比較類似上古兩河流域與古埃及「分野亦對應至周邊各國」的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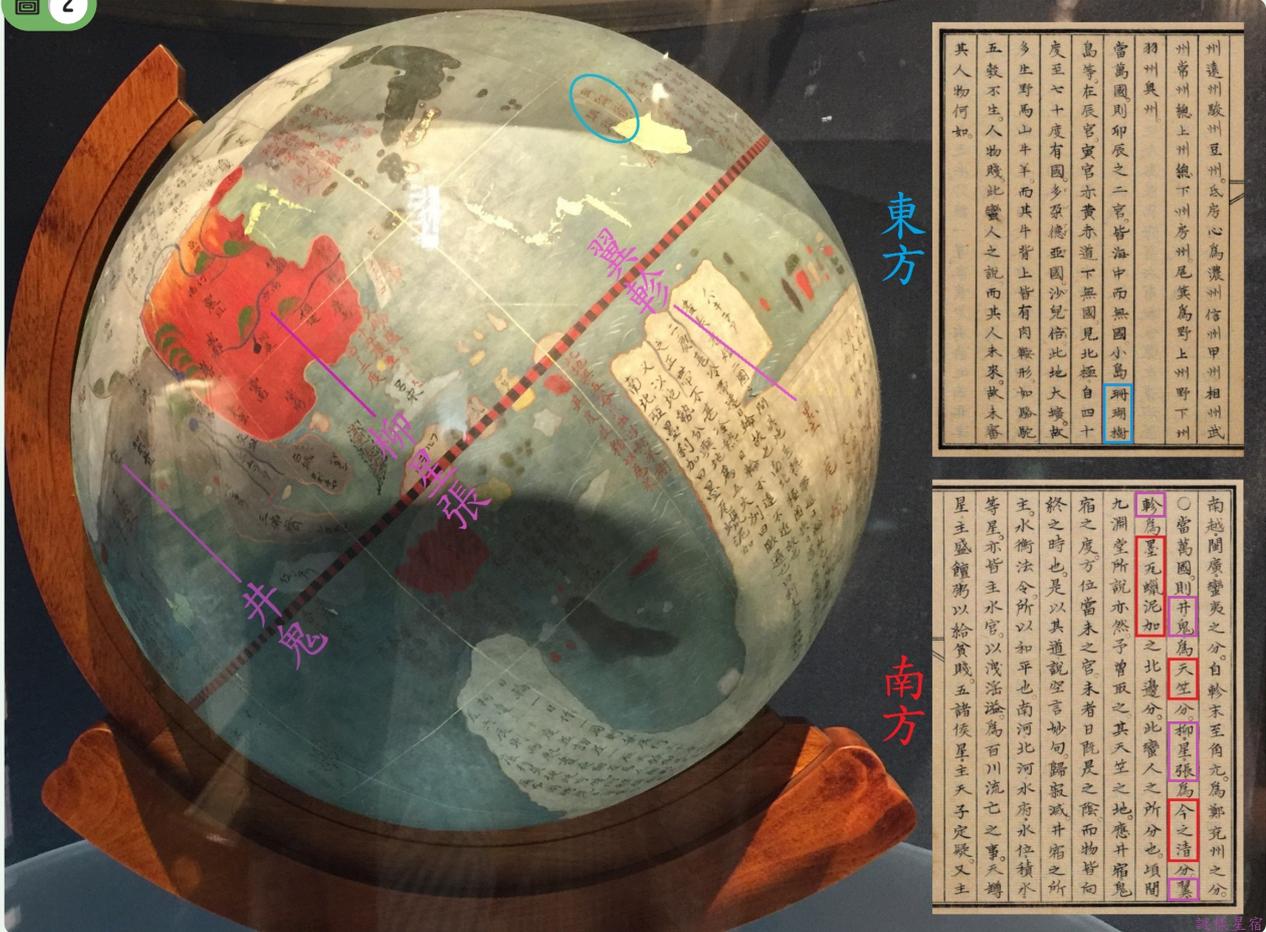
其實除了日本，用局部地域來對應星象的分野體系還有其他例子：在敦煌石窟發現的寫本Pelliot chinois 3288《西秦五州占》為當地民間編寫的占星著作，它將五大行星分別對應到河西走廊五個地區：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晉昌²，如圖3，這與澀川春海將分野對應至日本各地的想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圖 3



敦煌寫本Pelliot chinois 3288《西秦五州占》將五大行星對應到河西走廊五個地區，但內文雜抄了左右兩種對應，彼此並不相同。影像來源：國際敦煌項目 IDP

圖 2



《天文瓊統》卷五至卷十二也將天文分野對應到全球各地：南方七宿之中，分別以井鬼對應至印度、柳星張對應至清朝（圖中紅色區域）、翼軫對應至南方假想大陸「墨瓦蠟泥加」；東方七宿則對應至珊瑚樹島與北美一部份；北方七宿對應至美洲；西方七宿對應至歐洲、非洲與中東；紫微垣對應至北極。至於日本則不在其中。影像來源：澀川春海於西元1695年製作之日本最古老的地球儀，筆者攝於日本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2025年

另外湯母位在天乳近處，方便餵養工作；天蠶設置於織女身旁，委託織女照顧。不過也有從字面無法看出意思的「腹赤」，它在《天文瓊統》中是指一種用來進獻之鱒魚，所以放在相關的天江和魚這兩個星官附近，如圖5。

還有松竹在天苑和天園之間，相互點綴；天帆在天船上方，如同揚起船帆；大膳與內膳就在天廚左右，可隨時烹煮；至於御息所原指天皇休息場所或妃子與宮女，在《天文瓊統》卷十三則說明是太子之妻，因此放在北極星官的太子之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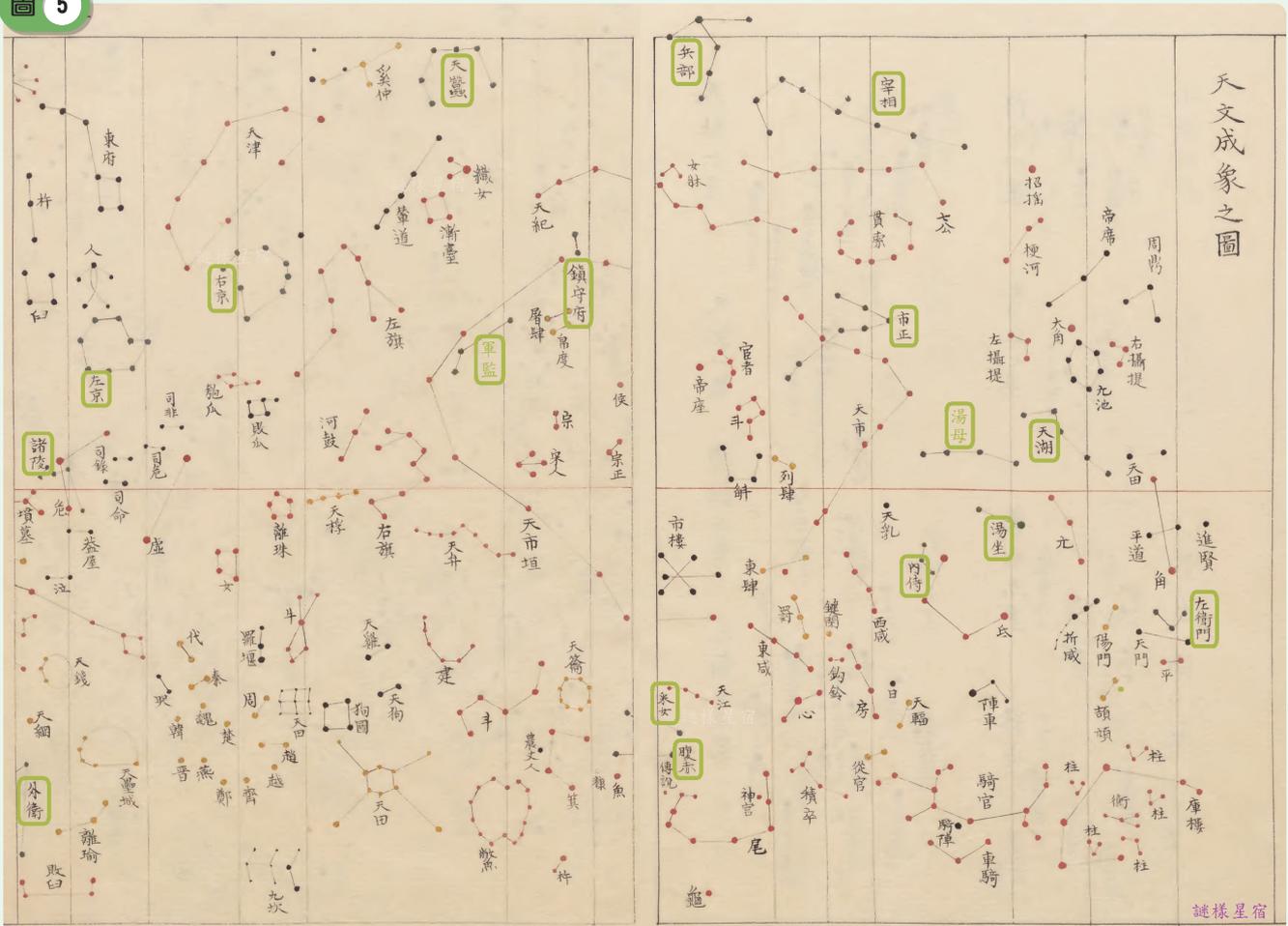
其他如大將、兵部、左京、右京、太宰府、大貳、小貳、隼人等名稱，則是日本宮廷或公職官位。在東京科學博物館以《天文成象圖》為背景的紀念幣上，就有自創的「式部」、「治部」等七個星官，如圖6，對日本文化有興趣的話可以對照《天文成象圖》來尋找它們在星空中的位置。

澀川春海在測量時還曾使用望遠鏡，觀察到昴宿、鬼宿與銀河內有眾多小星，且有些星官與南極星官無法分辨，或已遷徙。他的記載與徐光啓以望遠鏡看到的結果相似，只是時間相差數十年。

這些新星座與傳統星名密切融合，剛好與西洋星座DIY的互別苗頭成為明顯對比。不過古人常以傳統為固有標準，不可輕易改變，為什麼他想新增星官呢？澀川春海的解釋為「世遠時移，在於天之氣衰。星絕則於地應焉者亦衰矣，千變萬化。而古所未之有星，今明大所見，此古未備者，今盛之應可知矣哉。」⁷表示星辰從古至今是有生有滅的。

但這並非他發現了現代物理才確認的恆星壽命有限，只是因為有些星未曾被記錄與採用而已。不過這誤解相較於現代有些人認定只憑科學計算就能得到古天文記錄結果而不值得討論、或研究時不經查證就盲目照抄書籍、以及隨意引用年代錯誤的星圖等危險思

圖 5



《天文瓊統》卷十四收錄之「天文成象圖」東方七宿至北方七宿部份，可見湯母、天蠶、腹赤等十多個日本特有星官，其中湯母、軍監漏寫星官名，由筆者補記。影像來源：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緒，他早在幾百年前就突破了傳統的占星束縛與星光永恆的想法，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那麼澀川春海是否也自創星官占辭呢？在《天文瓊統》卷十三寫著：「天帆不見渡海不安」、「陰陽寮吉凶同靈臺」、「市正暗而不見市法不正」、「腹赤占同魚星」、「天蠶吉凶同織女」、「雅樂不明樂廢」，就是他仿倣傳統而寫的個人創作。其中許多吉凶同於傳統星官，意即在新星官內出現異象，會有相似的占星意義。

《天文瓊統》卷十四則有許多星圖與實測數據，例如不易見到的**器府三十二星**仍記有兩星、南門則僅見一星。但此卷內的《天文成象圖》版本與單張星圖則有所差異：漏寫礪石、湯母，將天淵寫成天田，車肆寫成東肆，車府寫成東府，且將礪石四星與天街相連。而八魁、鈇鑽、九坎則多畫出不可見星所連之形狀。不過在單張星圖的另一版本也可見

日本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發行的天文望遠鏡紀念幣，背景則為《天文成象圖》之紫微垣，其中的日本星官「式部」與「治部」位於右側，「東宮傳」與「御息所」位於左下。筆者攝。

圖 6



正面



背面

到器府的不可見星，但十七顆星卻排成扁長形，如圖7，與傳統陣列形相差甚遠，十分特別，也許是繪製時考慮到其他星已超過圖面，因此未將三十二顆全部畫出。

沒落時刻

然而世事難料，這次創新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因為清代《儀象考成》的「增星」傳入之後，與澀川春海的新創星座部份重疊卻又大不相同，讓日本特有星座逐漸被棄用。1813年《星座之圖》仍有澀川所創星官，只是不見其名，如圖8。到了1849年製作的《分野星圖》雖然邊線上仍保有日本地名分野，然而圖中只畫了《儀象考成》的增星，已無自創星座蹤影。

之後西洋知識又強力傳入，日本就在明治維新之後廢棄中式星座，改用西洋星座了。不過在翻譯時，仍保留了少許東方原有概念，例如天鵝座之漢字記為天鵝，如圖9，似乎殘留著七夕故事的遙遠印象。

雖然現在這些星座已無人能識，但日本仍很擅長將傳統與外來文化巧妙融合成獨特而平衡的風貌，藉

以喚起大眾曾有的古天文記憶。例如動漫作品《夢幻遊戲》（ふしぎ遊戯）就以四象二十八星宿做為故事基礎元素來展開，從古典中發揮想像，十分令人驚豔。澀川春海若能穿越時空看到這部作品，應該也會很喜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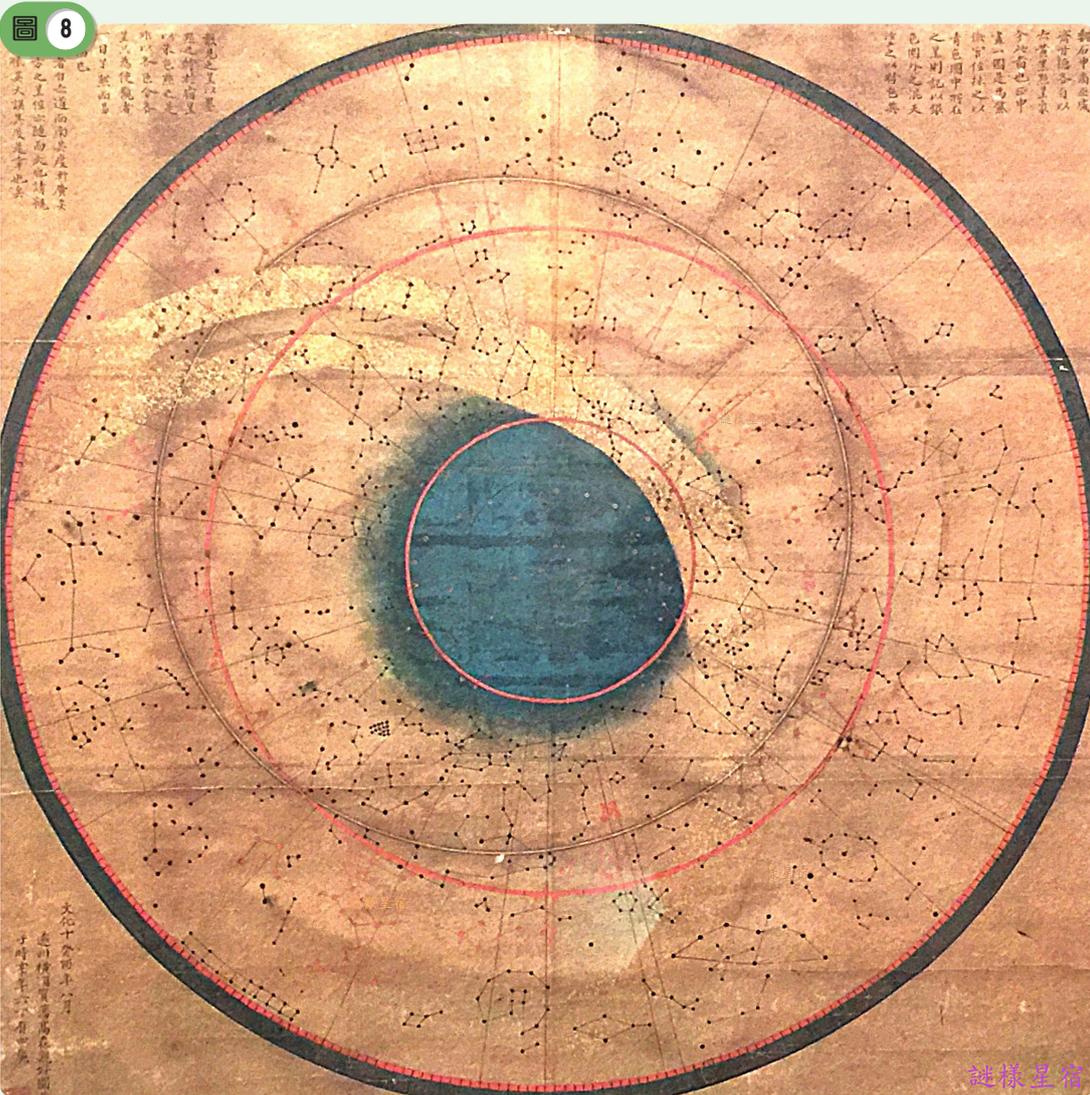
附註：

1. 大崎正次《中國星座的歷史》，雄山閣，2023版，頁271提到此圖含有疑似陰陽道自創的星名與編號，但皆為星官內的個別星名，並無新創的星官。
2. 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學苑出版社，2001，頁41、201。
3. 潘鼎《中國恆星觀測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頁518。
4. 日本國立天文臺的貴重資料展示室以及島島一彥〈保井春海之天文圖屏風〉大阪市立科學館研究報告 30, 21-32 (2020) 記載為1698年，而潘鼎《中國恆星觀測史》頁517則寫為1702年，此年春海改姓澀川。
5. 《天文瓊統》卷14之星官度數圖亦寫「皆不見」但紫微垣圖中則未寫。此星官在《天象列次分野之圖》、《格子月進圖》位於三台與北斗斗杓間，在《新儀象法要》、《蘇州石刻天文圖》與潘鼎宋代復原圖則縮小接近斗杓的璇璣連線，在明末《崇禎曆書》中卻消失，清代又大幅位移至三台以南，近似宋代復原圖之內平，在《天文成象圖》則為新星官「宮內」的位置。
6. 臺北天文館邱國光前館長基於清代星官編著之中西對照《天文星圖》，曾特地加入這兩個日本星官，其位置很接近《天文瓊統》所繪。
7. 澀川春海《天文瓊統》卷十三，頁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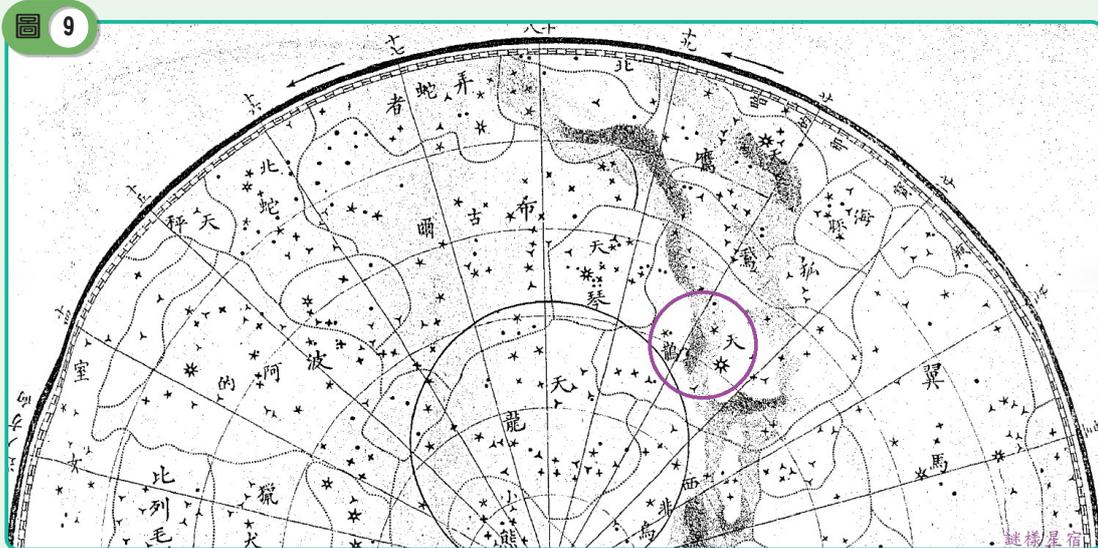
歐陽亮：天文愛好者，曾獲2001年尊親天文獎第二等一行獎，於2009全球天文年特展擔任解說員。
部落格：「謎樣星宿」—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



《天文成象圖》大部份版本的器府只繪兩星，如圖 a 左下，但京都大學藏本則繪出十五顆不可見星，十七顆星排成扁長形，如圖 b 左下。



1813年《星座之圖》雖然繪有澀川春海の星官，但未見星名。影像來源：筆者2025年攝於日本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



《洛氏天文學》作者為Joseph Norman Lockyer (ロックヤール)，在日本文部省1879年譯本下冊頁184~185之西洋星圖中，其翻譯名稱與現今不一樣，如天鵝座被譯為天鵝座。圖片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